

现代艺术设计丛书

MODERN DESIGN

纤维艺术

林乐成 著
吉林美术出版社

现代艺术设计丛书

MODERN DESIGN

纤维艺术

林乐成 著

吉林美术出版社

(吉)新登字 06 号

现代艺术设计丛书

主 编 杨永善

副主编 赵 萌

纤维艺术 林乐成

责任编辑 朱 循
装帧设计 何 洁 黄 雅
版面设计 朱 律 阎 燕 郭迎泽
出 版 吉林美术出版社
发 行 天津发行所
印 制 辽宁美术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版 次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6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书 号 ISBN 7—5386—0574—6/J · 322
定 价 22.00元

序 言

在历史上,人类建造古代文明时,进行创造活动之前,应该说总是自觉或不自觉根据地根据生活的需要和经验,先作一定的设想和计划,然后才去完成制作,这就是早期的设计。正是因为伴随着人类不断的创造活动,社会才得以进步,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才不断丰富和提高。设计在人类的创造活动中,一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设计活动最初是从制造工具和生活必需品开始的,进而发展到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在现代工业发达的今天,设计所包括的范围更加广泛,从使用到欣赏,从环境到器物,衣食住行,无所不有。设计艺术越来越显示出普遍的和必不可少的作用,设计教育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设计所涉及的有现代工业产品,也有传统手工艺,根据各种不同门类设计的属性与特征,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丛书。每册侧重一个方面,从功能效用、工艺材料、工艺技术到形式美感,在设计中不同的表现和作用加以论述,为学习设计专业提供基本理论知识和设计方法,希望能够给初学者以指导,给同行的专业人员以参考。

这套设计丛书的撰写者们,都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各学科的专业教师,他们长期从事设计教学和设计实践,这里有许多是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有设计作品的示范。但是,由于撰写的时间比较紧,并受到篇幅规模的限定,不可能作更多的深入和展开,再者是我们的学术水平还应不断提高,希望在这套设计丛书出版后,得到读者的批评和修改意见。

杨永善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六日

MODERN DESIGN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纤维艺术概述	1
第一节 纤维艺术的概念与特点	
第二节 传统样式的形成与发展	
第三节 走向“多元化”的时代	
第四节 现代纤维艺术在中国	
第二章 纤维质地与材料种类	21
第一节 材料的认识及意义	
第二节 纤维材料的种类及特性	
第三章 制作条件与基本技法	25
第一节 织作设备和工具	
第二节 织作程序及要领	
第三节 编与织的基本技法	
第四章 编织肌理与造型	37

第一章 纤维艺术概述

第一节 纤维艺术的概念与特点

纤维艺术是以天然的动、植物纤维（丝、毛、棉、麻）或人工合成纤维为材料，用编织、环结、缠绕、缝缀等多种制作手段，创造平面、立体形象的一种艺术。

关于纤维艺术的称谓，众说纷纭。如有人称之为“纺织艺术”或“编织艺术”，也有人称之为“织物艺术”或“织绵绘画”等等。如果说艺术形式以材料分类来定其名称较为确切的话，那么纤维艺术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它应属于一种材料的艺术。

纤维艺术包括传统样式的平面织物（壁挂）、现代流行的立体织物（软雕塑），以及在现代建筑空间中用各种纤维材料表达造型语言的织物作品。

纤维艺术是集实用功能与审美价值于一体的艺术形式。其特定材质的运用和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使纤维艺术独具平面性、立体性及空间性等诸多造型特点。而纤维材料质地本身所具有的物理性与化学性，又使纤维艺术作品具有御寒、保暖、防潮、吸光、隔音等功能效用。

在现代室内装饰中，内涵丰富、风格独特的纤维艺术作品，烘托着人与建筑环境的和谐氛围，显示出视觉美和触觉美的装饰与艺术的魅力。其充满自然气息的材料质地和手工编织的韵味情调，唤起了人们对大自然的深厚情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现代生活中因大量使用硬质材料制品所带来的冷漠感、单调感，重新让“人情味”回归人间。建筑家们常常评价纤维艺术是现代建筑中最温暖人心的艺术，是体现材料美、工艺美和功能美的一种艺术。纤维艺术作品与人的生活情感密切相关，其独有的特质超越了绘画、雕塑以及其它艺术形式的功能范围。

第二节 传统样式的形成与发展

壁挂作为纤维艺术的平面表现形式，在欧洲被通称为高比林（GOBELEN）。这种以天然纤维毛或棉作经线，用彩色羊毛为纬所织出的富于装饰性的双面织物，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手工纺织技艺。据史书记载，大约在四千年前；埃及和巴比伦就有了羊毛编织壁挂。现存最早的实物是公元前十五世纪埃及人留下来的作品，织造技术和现代的高比林（GOBELEN）工艺十分相近。在南美秘鲁、智利，北欧挪威、瑞典等国，都有大量的保存完好的古代织物。（图1）。

中国织物的历史也非常悠久。早在汉魏时期，生活在高寒地区的人们已经在织制毛布等粗毛织品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富于装饰性的精毛织物。现藏于英国皇家博物馆的一块在新疆古楼兰遗址中发现的汉代《奔马》绛毛，是迄今为止出土文物中年代最早的一件通经断纬织物。彩色纬纱奇妙地绛织出奔马和卷草花纹，体现出汉代新疆地区的纹样风格和工匠们的高超技艺。汉代不仅有通经断纬的绛毛壁挂，而且还有用“U”字形和“8”字形打结法织成精美图案的栽绒毛毯。到了唐代，用缀织法织制成的具有绘画内容的绛丝，创造性地拓展了古代织物艺术的表现领域（图2）。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相互影响，具有实用功能和审美价值的壁挂艺术从中世纪开始，在欧洲各地得到了迅速的普及。公元1200年前后，西欧的教堂里出现了很多具有东方风格的丝织壁挂。与此同时，织物与绘画相融合的壁挂织造工场，相继在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建立，并不断扩展其规模。当时，有许多一流的画家和宫廷画师同时也是壁挂的设计者。他们根据教堂、城堡以及其它各种建筑的不同环境特点，创作出各种规格的壁挂作品。这些，大型壁挂作品既有防潮、御寒、保暖等多项实用功能，又具绘画性、装饰性、纪念性的欣赏价值（图3）。

十二至十六世纪初期，欧洲出现了一种以新型建筑为主体的艺术，即包括雕塑、绘画和工艺美术在内的哥特式艺术风格。哥特式艺术风格反映了基督教盛行的时代观念，和中世纪城市发展的物质文化面貌。这个时代是壁挂发展的黄金时期，壁挂已成为教堂和城堡中大面积石壁上最重要的装饰品。其表现内容比较广泛，除以宗教为主题之外，还展现了贵族欢宴、骑士狩猎和田园牧歌等生活场面。宗教性、世俗性、绘画性的叙事诗般的作品设计，加大了制作的技术难度，有力地促进、提高和升华了壁挂的技艺水平。这一时期产生了以《奉告与祈祷的启示录》为代表的许多壁挂经典之作（图4）。

《奉告与祈祷的启示录》由法国宫廷画师设计，巴黎壁挂名匠制作。这件高6米、全长140米，耗时惊人的巨型作品，是法国现存最古老、最大幅面的壁挂。作品取材于圣经故事，设计者将众多的神与人的形象和繁杂的景物、植物自然而完美地融于一体。构图上的疏密聚散、人物神态的精微刻画，以及色彩的冷暖对比、虚实变化等方方面面的艺术处理，既借助于绘画的丰富表现力，又突出了壁挂的独特装饰魅力。西方美术史家认为这是一件可与同时代的绘画、雕塑相提并论的杰出艺术品（图5）。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乃至近现代，许多经典壁挂作品都出自于画家和匠师之手。他们追求绘画性，尤其是追求油画般的画面效果。从形式上看，这似乎与纤维艺术的个性特点有些相悖，但实际上，在追求复杂的油画色彩层次和人物、景物的表现背后，却是对编织技艺更精湛的要求。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壁挂艺术家、软雕塑艺术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和发展纤维与编织本身的艺术语言，使它更紧密地与建筑装饰相结合，从而使纤维艺术的设计、制作到装置等过程日臻完善和统一（图6）。

第三节 走向“多元化”的时代

现代建筑中的纤维艺术设计,贯穿了人的主体性的设计精神,这是一种理性的、科学的设计思想。强调“人的立体性,是对人格及人性的尊重”,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多元化的审美趣味和审美需要,才能促使现代纤维艺术走向“多元化”的新的艺术天地。法国著名设计艺术家让·吕尔萨就是这样的一位开拓者。“他是第一个把现代设计观念和新的装饰性带到纤维艺术领域里去,把现代艺术和传统壁挂技艺相结合,而使壁挂以新面貌出现于国际艺坛的。”他的创新精神,给古老的壁挂艺术注入了新的生命,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壁挂融合绘画、移植绘画的单一样式。我们从吕尔萨1920年创作的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壁挂作品《世界的歌》中,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位现代纤维艺术先驱者的追求,和所表现的人的内在情感与时代精神。吕尔萨的作品不仅体现了现代纤维艺术设计的观念、思想情感,而且正以现代装饰的造型、色彩及象征主义的艺术手法,丰富和强化了壁挂艺术的表现力,使其成为一种特殊的现代艺术的表现形式(图7)。

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在吕尔萨的倡导和影响下,壁挂艺术的创新在国际范围内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迅速的提高。尤其是在表现形式方面,出现了从具象到抽象,从平面到立体,从室内到室外等富于创造性的纤维艺术作品。然而,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创新,都是以艺术观念的更新为前提,经历多年的探索才得以实现的。

吕尔萨对于现代纤维艺术的贡献,除了他的创作影响外,还有他一生中为纤维艺术的发展所做的大量组织活动。三十年代他在法国的奥比尤圣开设现代高比林(GOBELIN)作坊,吸引了很多画家、设计家投身于纤维艺术事业。六十年代初,他又在瑞士洛桑创建国际传统与现代壁挂艺术中心(CITAM),并在那里定期举办“国际壁挂艺术双年展”。几十年来,“国际壁挂艺术双年展”一直受到纤维艺术家们瞩目,是最有影响的展览。双年展为世界各地的纤维艺术家、美术评论家、艺术品经纪人和艺术爱好者们提供了相互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参展作品,以其丰富的内涵和强烈的个性,不断扩展着纤维艺术的审美与表现领域(图8)。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观念的更新,纤维艺术从六十年代开始走向了一个多元化发展的时代。许多纤维艺术家在探索壁挂与绘画的融合、织物与雕塑的构成以及纤维艺术与建筑空间的综合表现力等方面,显示着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图9)。

格鲁吉亚著名壁挂艺术家基维·堪达雷里是继让·吕尔萨之后,为现代纤维艺术的发展做出不懈努力的又一位探索者。他从青年时代投身于壁挂事业创作到今天,三十多年来一直潜心于高比林(GOBELIN)的创作、研究与教学工作。基维教授对于纤维材料有着特殊的感情,他认为在高比林(GOBELIN)这一艺术圣坛上,艺术家接触到的不仅仅是绘画的油彩,而是编与织所用的毛线,因此,艺术家的壁挂创作必须要

有织的感觉、线的感觉，在创作及制作过程中一定要体现出这种独有的感觉，用内心去“写”，用毛线去“画”。他以熟练的编织技艺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在经线与纬线的交织运作中不停地思索，变换手中的各种色彩，不断地以新的艺术表现手法进行创造，使他的作品具有丰富的层次、空间和变化微妙的色彩效果。因此，工匠们无法仿制基维教授的作品。从基维教授创作的作品看，绘画性的表现形式与变幻莫测的编织技巧密切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如同他在高比林（GOBELEN）教学中所说的，壁挂制作的全过程，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既是设计者又应该是制作者，只有这样才能使你和你的作品成为一种血脉相连的关系（图10）。

1977年至1979年，基维教授用了整整三年多的时间创作完成了大型壁挂作品《彼罗斯曼尼之梦》，这是一幅具有世界影响的杰作。彼罗斯曼尼是格鲁吉亚民族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是格鲁吉亚人民崇敬的民族英雄。这幅作品不仅表达了作者本人的思想追求，同时也表达了格鲁吉亚人民对英雄的敬仰之情。在创作过程中，基维教授始终运用高比林（GOBELEN）的技艺，并将上千种色线织进他内心所向往的世界。彼罗斯曼尼和其笔下所描绘的时代，那个时代中不同阶层的人物，以及自然界的生物等，作品中表现得栩栩如生，给人一种呼之欲出的感觉。当《彼罗斯曼尼之梦》这幅充满诗意和梦幻的生命赞歌式的壁挂作品，在欧洲展出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几乎无法相信它是由艺术家本人亲手织成的。由于基维教授的壁挂作品完全采用欧洲高比林（GOBELEN）技艺，并且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独树一帜，因而被国际艺坛称之为“高比林（GOBELEN）之王”（图11）。

如果说基维·堪达雷里对纤维艺术的平面表现形式，尤其是对于高比林（GOBELEN）艺术语言的探索，使我们重新认识到作为织物与绘画融合的真正价值，那么由平面的壁挂形式脱胎而出的立体织物构成艺术，即软雕塑艺术，则又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新的视觉艺术领域（图12、13）。

保加利亚纤维艺术家瓦尔班诺夫·万曼是国际著名软雕塑家，五十年代曾在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攻读染织美术专业，学成回国后专门从事软雕塑创作三十余载。他在传统编织的基础上，重视纤维材料并运用构成设计原理，将织物扩展至现代建筑空间及雕塑领域中，从而促进了纤维艺术的形式与编织技术更自由的发展。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万曼先后在法国巴黎和中国杭州创办纤维艺术工作室，并创作了许多平面揉和立体、具象融汇抽象的壁挂和软雕塑作品（图14）。

当现代纤维艺术在欧洲各国蓬勃兴起之时，让·吕尔萨创作风格继承者的作品深深地打动了美国人，吸引美国艺术家也潜心探究纤维与编织的种种表现形式。像葛哈特·诺代尔与辛西亚·薛拉这样的艺术家都是在传统织物的领域中，致力于技术的改革与创新。他们在纤维艺术领域里都有艰辛的创作史，并勇于接受新技术的挑战。而其他画家及雕塑家则利用现代壁挂和软雕塑来拓展他们的视觉语汇。他们透过传统的

技艺探索最现代的课题，促使观众同时关注到织物及观念的本质。这两种趋向都对当代壁挂和软雕塑运动的深入发展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诺代尔曾为许多建筑空间制作过许多大型的装置性纤维艺术作品，因此光线在他的作品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新日子的守护神》是他于八十年代创作的大幅新作，利用当时的工作技术——织布机，拓展现代纤维艺术的领域，将大型织物作品拟人化，并展现了他的关注面（图15）。

辛西亚·薛拉以其充满感性的、印象主义式的作品而闻名于世，她利用电脑创作更加细致精密的织物作品。电脑化的织布机使他能同时使用三层经线来创造织物的深度，并将纬线引入其中，使织物结构与肌理能有广泛的变化与表现力。薛拉1987年的作品《湖雨》，证明了她能利用经线纬线的形式变换与多样色彩来表达湖面景色的朦胧深邃。因为经线和纬线可随心所欲地在不同时间突现或隐失，也因为有更多的经线与纬线的使用，而使织物的表面在现代主义与传统之间保持平衡的风格。让我们对其意象时而看见，时而又隐约不见。“她希望她的作品能悄悄地将观众引入一种平静的状态，沐浴在宁静的光线中，那忽隐急现的意境，确能真实地表达她的思想”（摘自弥尔瑞得·康斯坦丁、罗拉·路特《美国现代编织和软雕塑艺术的发展》，图16）。

曾在五十年代就读于耶鲁大学的希拉·席克斯，是从研习古代织品并使用织机制作小幅织品的探索中发展出缠绕技巧的。多年后，她因这类缠绕垂直的瀑布状丝质壁挂而一举成名。她从六十年代开始走上美国纤维艺坛，创作了许多重要的如大型建筑般的壁挂及织物构成作品。值得一提的是，席克斯在编织构成中打破了传统织物的长方形框架，开始突破传统的方式处理材料。想象的灵感，刺激了她蕴藏已久的创造力。席克斯的创作涉猎广泛，包罗甚丰，三十年来一直以绳线为她独特的艺术语言。

席克斯在八十年代创作的《亚麻与丝绸的组合》系列作品，是她的精心力作，也是一件可以装饰美化任何圣殿内部的织物。这件作品令人们回想起她七十年代曾在摩洛哥拉巴特一座古城堡中，所创作的纤维艺术装置作品。那些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的绳线，把城堡转变成一个神秘而又近乎神圣的地方。“《亚麻与丝绸的组合》系列作品延续了她的织物中蕴涵感受与精神之永恒的偏好”。（摘自弥尔瑞得·康斯坦丁、罗拉·路特《美国现代编织和软雕塑艺术的发展》，图17）。

以使用放大的照片作为织物设计图稿，而闻名的海伦娜·贺瑞玛克，用瑞典羊毛线作经线，亚麻及棉线为纬线，用厚薄粗细不同的线在织布机上交织制作壁挂。她使图象、材料与织作过程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她的作品多为大型壁挂，大都是为某一特定的建筑物内作为永久性陈列而织作的。贺瑞玛克的创作方法与照相写实主义风格的绘画十分相近，所不同的是她运用了材料与工艺的独特表现手段，在完全平面化的作品中创造出富于肌理变化的视觉形式美（图18）。

西方现代纤维艺术家通过相互联系与影响，不断展示自己的研究与发现，使古老

的织物艺术走向了一个“多元化”发展的时代。不论是平面形式的壁挂艺术，还是立体形式的软雕塑艺术，以及建筑空间中的纤维构成艺术等，都是随着现代艺术的深入而发展起来的（图 19）。

第四节 现代纤维艺术在中国

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期，现代纤维艺术在中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很多画家、工艺美术家及艺术院校师生纷纷走进壁挂和软雕塑的新领域。首届“中国壁挂艺术展”、“软雕塑艺术展”、“袁运甫壁挂艺术展”、“88 年壁挂艺术展”、“上海现代纤维艺术展”等等，先后推出了一些带有标志性的作品。作为中国当代壁画艺术运动实践者之一的袁运甫教授，当他和同仁完成了蜚声海内外的“机场壁画”创作之后，曾一度将他的创作热情和兴趣转移到纤维编织艺术上。显然，他在超时空地把握物象方面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和兴趣，以致很快地就把大型壁画的语言变换成他的壁挂语言。《慧星回归》（图 20）典型地显示了袁运甫驾轻就熟的现代装饰艺术的结构范式：分解——重构。流转不息的宇宙空间实体乃至瞬息万变的时间性光华，被有序地分解为纯粹的色素和几何形态，同时又将他们纳入机器式结构中加以重构。时空的凝固性，赋予神秘的梦幻般的太空天象以永恒的观照形式。《船队》出自富春江黎明的启迪，画面似乎透露出一种于坐标式恒稳而又散漫的格局中挽留悠然之心的意图”（摘自吕品田《新手工艺术论》）。在注重作品画面效果与艺术构思的同时，袁运甫致力于提取传统壁挂织造工艺中的天然材料美和表现技术美，并把它用现代装饰的造型语言叙述建构出来，使其风格独树一帜。

著名染织艺术家温练昌教授是“88 年壁挂艺术展”的主持人和主要作者。多年来他一直从事地毯与壁挂艺术的教学、研究和设计工作，并经常深入织毯工厂实践，对纤维材料和编织工艺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的壁挂作品在设计中充分考虑到羊毛纤维的材质、色泽、光感等特性，注重发挥栽绒、簇绒、混线交织等各种技艺特点，使作品具有特殊的、其它艺术形式不可替代的表现力。《野菊》是一幅充满自然情调和编织韵味的典型之作，画面以山野中的菊花为题材，用羊毛栽绒、多色混纺的技法展现出丰富而又微妙的色彩效果与若明若暗、虚实相生的造型特征，从而进入梦幻般的诗的意境。《美人蕉》的艺术魅力则是自然形象与自然色彩在纤维与编织的语言表达中产生的，红与绿、黄与蓝的对比，通过多种色线、绒头的渗捻，形成一种如“点彩”的色彩斑斓的画面效果。从温练昌教授近年来创作的壁挂作品中，我们既能看到他深厚的造型与色彩的功底，还能感受到他内心深处所追求的意韵无限的艺术境界（图 21）。

在染织艺术设计教学和敦煌图案艺术研究方面成绩斐然的著名美术教育家常沙娜教授，对现代纤维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同样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她邀请格鲁吉亚著名壁挂艺术家、第比利斯美术大学教授基维·堪达雷里来华讲学，并为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88 壁挂艺术展”撰写前言。她积极支持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开设纤维艺术设计课，倡导学生深入制作实践，自己动手完成作品。同时，她自己也身体力行，在将不同题材的设计构思转化为壁挂作品、开发纤维艺术的表现语言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深入的探索。常沙娜教授 1988 年的作品《葵花》、《玉簪》、《虎皮掌》等，采用编织工艺与自然、明快的色彩来表达花卉形象的宁静与温馨。由于经线与纬线在交织过程中巧妙地运用了漏经法，画面出现了含蓄而柔和的意象。这些清新、淡雅、细腻的壁挂作品，充分体现了一位女艺术家对美好生活与理想世界的情愫（图 22）。

中国软雕塑艺术的兴起，应该说与国际著名纤维艺术家瓦尔班诺夫·万曼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八十年代初万曼来中国讲学，并在浙江美术学院创办工作室，为中国培养出第一批软雕塑艺术家。他通过举办个展、联展的方式，推动和促进了中国现代纤维艺术的发展，为中国纤维艺术家的作品能够首次参加国际壁挂双年展，走向世界艺坛做出了积极地贡献。在他的艺术风格影响下，杭州、上海、北京及其它地区的“一批青年艺术家揭竿而起，切入纤维艺术本体的语言，塑造了一些纤维感较强的艺术形象”（摘自吕品田《新手工艺术论》）。他们广泛采用丝、毛、棉、麻、竹、藤等天然材料，同时也加入了化学纤维、合成金属、塑料、金箔、铁丝等现代辅助材料。“以抽象的结体形式直接揭示纤维材质、肌理的天然感性特征或由针法、扣结、网纹以及颗粒形状等织造工艺和组织程序造成的人工感特征”（摘自吕品田《新手工艺术论》）。从一定意义上讲，软雕塑运动的勃兴还与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美术界出现的“新潮”与“前卫”等诸多“观念艺术”流行有着密切关联（图 23）。

从九十年代初开始，被称为高比林（GOBELEN）之王的基维·堪达雷里教授，先后于 1990 年和 1991 年两次来华讲学，并直接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染织美术系毕业设计导师。在他的教学与创作影响下，很多青年教师和应届毕业生学生投身于“作坊”式的壁挂创作环境之中，甘当工匠，积极探索并在自己动手制作的过程中，不断体悟和发现高比林（GOBELEN）编织的艺术语言。古老的欧洲高比林（GOBELEN）之花通过基维·堪达雷里的播撒，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开放，深受艺术家、建筑师、美术评论家和美术爱好者乃至更多的人喜爱。艺术家被高比林（GOBELEN）丰富而又独特的表现力所吸引；建筑师从高比林（GOBELEN）的装饰美和功能美中思考着如何为特定的室内空间与环境，营造一种新的艺术氛围；而更多的人则想把高比林（GOBELEN）新奇与亲和、自然与温馨的作品回到自己的家里，让居室充满诗情与画意，给生活增添春光与秋色（图 24）。

总之，中国现代纤维艺术的崛起及日益繁荣，艺术家的自觉追求与多样性的创造

旨趣，正在为人们提供新的审美视野和审美经验，也在拓宽造型艺术的表现形式和语言。

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纤维艺术家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以自己的探索与创造，丰富和发展了纤维与编织的艺术表现力，使之成为当今国际艺坛上令人瞩目的一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随着现代建筑的迅速发展，人们恢复了对以自然物质为材料的手工编织艺术的兴趣与追求，期待着从现代纤维艺术这一体现视觉形式美、材料工艺美、装饰功能美的艺术语言交流中，得到更多的满足。

无论是从美化生活的角度出发，还是以纯艺术为目的进行创作思考，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必将促使纤维艺术走向更加多元化的新天地。就现代环境艺术的综合发展而言，纤维艺术的多种材料及手段的兼容并蓄，在主观想象、夸张变形、意象构成、材质特点与综合性的艺术语言方面，建构了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理想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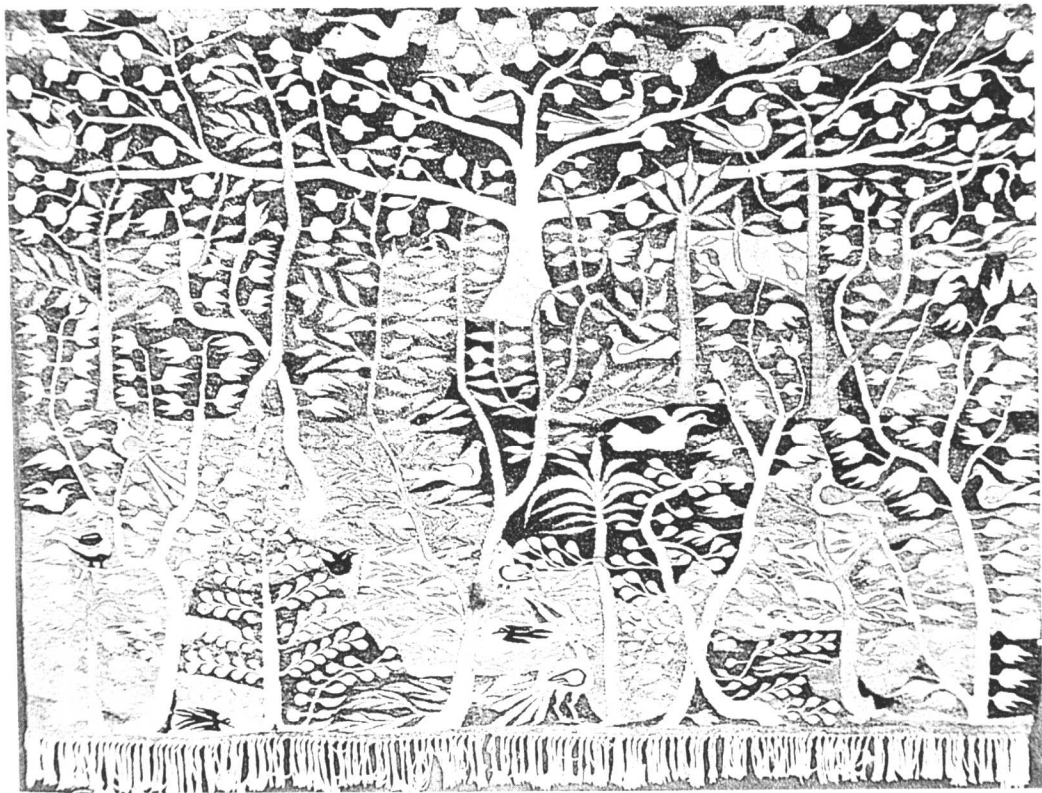


图1《乐园》 编织（羊毛、棉）

埃及民间织工

图2 《群仙拱寿图》(局部) 绉丝(蚕丝)

中国宋代织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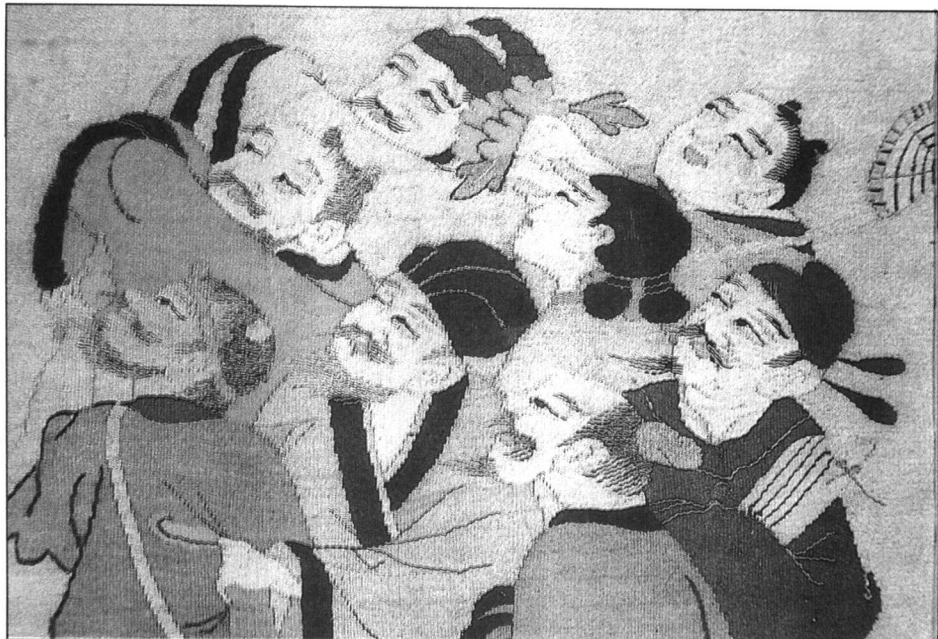


图3
《森林夏日》(局部)
羊毛 高比林 (GOBELEN)
法国宫廷织师



图 4
《祈祷的启示录》(局部)
羊毛 高比林 (GOBELEN)
法国宫廷织师



图 5
《祈祷的启示录》(局部)
羊毛 高比林 (GOBELEN)
法国宫廷织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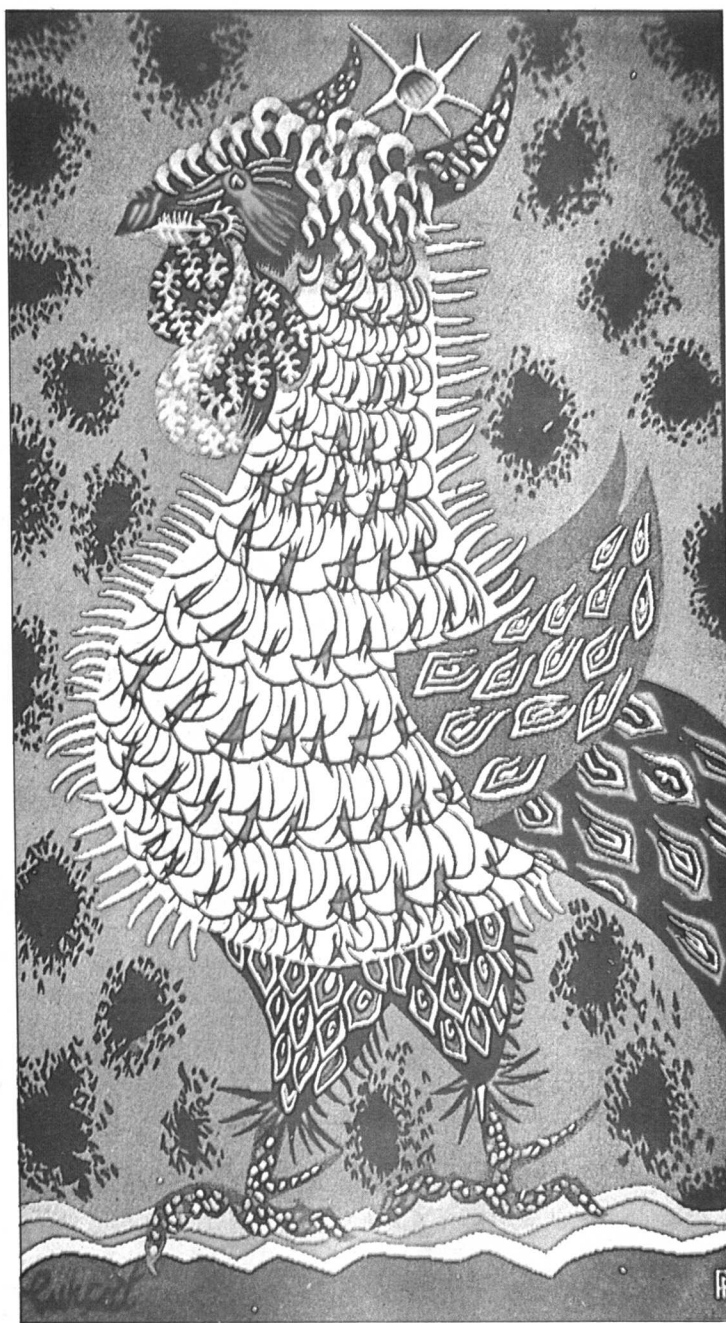


图 6
《鸡》
羊毛
高比林 (GOBELEN)
让·吕尔萨 (法国)

图7 《世界的歌》(局部) 羊毛 高比林 (GOBELEN) 让·吕尔萨 (法国)

